



女 养

亞·奧斯特罗夫斯基著

養女

亞·奧斯特羅夫斯基著

芳信譯

人民文學出版社

一九五八年·北京

A. H. ОСТРОВСКИЙ
ВОСМИТАННИЦА

据 A. H. ОСТРОВСКИЙ: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ГОСЛИТИЗДАТ, МОСКВА, 1949.) 譯出。

內 容 說 明

这个剧本是奥斯特罗夫斯基的名剧之一。在这个短剧里，作者写出了一个拥有两千名农奴的女地主虐待养女的故事。

假冒伪善的烏兰別科娃之所以喜欢收养女，并不是她有惻隱之心，而是为了拿她們消遣，拿她們撒气。她經常使用的一个最残酷的方法，就是：先让养女們过养尊处优，悠閑的貴族小姐式的生活，等到她們长大了，或是做了任何触怒她的事情，就把她們嫁給无賴或是酒鬼。

作为她的养女之一的娜佳，美丽善良，因为爱上了卑劣无能的少爷（烏兰別科娃的儿子），所以她也沒能逃出烏兰別科娃給她早已安排好的命运：嫁給一个无賴。

但是爱自由甚于生命的娜佳，並沒有屈服，为了表示反抗，她竟投河自杀了。

作家通过主人公的命运，无情地譴責地主的专横，揭露貴族阶层的寄生生活、虛伪、道德腐敗和精神上的沒落。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003号

解放軍报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书号 1058 字数 35,000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2 插页 2

1958年12月北京第1版 1958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3001—2000册

定价 (5) 0.20 元

人 物

烏兰別科娃——近六十岁的老女人，瘦高个儿，大鼻子，濃黑的眉毛，东方型的臉，有点小胡子。臉上搽着粉，抹着胭脂，穿着华丽的黑衣服。是个有两千农奴的女地主。

里昂尼德——她的儿子，十八岁，很漂亮，有点象母亲。穿着夏天的衣服。正在彼得堡上学。

瓦西莉沙·別列格莉諾芙娜——食客，四十岁的老处女。头发少，斜分，梳着高髻，插着大梳子。老是阴險地微笑，常牙痛；脖子上用別針別着一条黄披巾。

波达培奇——老管家。打着白領結，穿着白嵌肩和黑燕尾服。装得很尊严的样子。

娜佳——十七岁，烏兰別科娃心爱的养女，打扮得跟小姐一样。

加孚里洛芙娜——管家，上了岁数的女人，肥胖，相貌忠厚。

格利沙——十九岁的小伙子，太太的隨仆，挂着带金線的表。漂亮，鬚发，一副傻相。

涅格里根托夫——文书，是个很下流的青年。

莉查——侍女，不怎么难看，可是很胖，翻鼻孔；穿着白衣服，上身嫌短，而且不合身，脖子上圍着块小紅圍巾，头发上的油搽得亮光光的。

不說話的乡下姑娘、听差和侍女。

剧情发生在春天，近郊烏兰別科娃的庄园里。

綠叶成蔭的花园的一角，右边有长凳，后景有柵栏，
把花园和田野隔开。

第一場

娜佳和莉查登場。

娜佳 不，莉查，你別這麼說吧：乡村生活怎么能跟都市生活比呢！

莉查 都市生活有什么特別的？

娜佳 那儿一切都不同；人也不同，連規矩也完全不同。

在长凳上坐下。

娜佳 当我们和太太在彼得堡的时候，来拜望我們的是些什么样的紳士老爷，屋里是什么样的陈設，那真值得你看一看；而且，太太上哪儿去都帶着我，我們还乘輪船到彼捷尔戈弗，也到过沙皇村。

莉查 那,那我想,一定好极了!

娜佳 真是美妙得就沒法說! 因为要是你沒亲眼見過, 無論我怎么告訴你,你也不会明白。还有,当那位小姐,太太的侄女儿,来看我們的时候,我总是整晚整晚地跟她閑談,有时候我們甚至坐到天亮。

莉查 你跟她談些什么?

娜佳 哦,当然,多半是談上等社会的交际、她的男舞伴、还談近卫軍官。因为她常去参加舞会,所以她告訴我們他們在那儿談什么、她最中意誰。只是,那些个小姐們可什么哪!

莉查 可什么呢?

娜佳 可机灵哪。她們是从哪儿知道这些东西的哪? 后来我們在莫斯科住了整整一冬。看到这一切,我亲爱的,你也就会想把自己弄得高貴起来。举止行动也变了,談吐也特別了。

莉查 我們干嗎要把自己弄得高貴起来呢! 誰稀罕这个呀!

娜佳 什么干嗎? 你知道,太太答应过把我嫁出去,所以我就努力学习,免得叫娶我的人丟臉。你知道,我們的官員們有的是什么样的妻子啊, 噯,这象什么話呢? 我懂得的生活和社交要比她們强十倍。現在我只有一个希望——嫁个好人,让我做个大权独攬的女主人。那时候,你瞧瞧我是怎么管家吧;我不会比

任何貴夫人差！

莉查 但愿老天爷保佑你！少爷追求你，你注意到了沒有？

娜佳 他追求我也是白費。不錯，当然，他是个漂亮的小伙子，甚至可以說，是个美男子；不过，他在我身上指望不到什么；因为我根本不是那种人，而且，相反地，我現在正在竭力想法不让人說我一句閑話。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結婚。

莉查 就是結了婚，生活有时候也并不見得快活！說不定会碰到那么个小伙子，但愿老天爷保佑！

娜佳 我干嗎要那么愿意嫁給这样一个人呢！謝天謝地，我会辨别：誰好，誰歹。从他們的举止言談上一眼就能看出来。可是太太管得我們太严了，老是監視着，这才多余呢。这对我簡直是侮辱！我是这么个姑娘，用不着任何看管，我会好好儿料理自己的。

莉查 好象是少爷来了。

娜佳 那咱們走吧。

她們起身退場。里昂尼德持枪登場。

第二場

里昂尼德；波达培奇后上。

里昂尼德 等一等！你們上哪儿去，你們上哪儿去！干

嗎她們老躲着我？怎么也逮不着她們。

站着沉思。沉默。

姑娘（在柵栏后面唱）

人生怎能不悲伤！

可以恋爱呀，无法不忧愁。

里昂尼德（跑近柵栏）你真漂亮！

姑娘，漂亮，可是沒您的份儿。

里昂尼德 过来！

姑娘 哪儿去？

里昂尼德 到花园里来，到我这儿来。

姑娘 我为什么要到你那儿去？

里昂尼德 我会到城里去买副墜子送给你。

姑娘 你还是个娃娃呢！（大声笑着退場。）

里昂尼德低头站着沉思。波达培奇穿着猎装，持枪登場。

波达培奇 少爷，我跟不上您；您的腿真俐落。

里昂尼德（还在沉思）这一切，波达培奇，会全是我的。

波达培奇 全是您的，少爷，連我們也是您的……就象我們侍候去世了的老爷一样，我們也得侍候您……因为你們是同一个血統……这沒錯儿。当然，但愿老天爷保佑您的好媽媽长生不老……

里昂尼德 那时候我就用不着找差事了，波达培奇，我干脆到乡村里来，就住在这儿。

波达培奇 少爷，您不找差事不行。

里昂尼德 可不是嗎，当然呀！我真稀罕哪。还想抄抄写写呢！（在长凳上坐下。）

波达培奇 不，少爷，干嗎用您亲自动手！沒这个理！您該找这么个差事——最高貴，最客气^①的差事；活儿託書記們干，您是他們的长官，管着他們大伙儿。至于升官，您就甭操心了。

里昂尼德 也許他們会叫我当副省长，要不然，就选我做貴族团长！

波达培奇 这有什么稀奇呢！

里昂尼德 喂，要是我当了副省长，你会怕我嗎？

波达培奇 我怕什么？不錯，別人是應該唯唯諾諾的，可是我們，反正一样；您是我們的主人：这对我們倒更榮耀了。

里昂尼德 （沒有听）喂，波达培奇，咱們这儿漂亮的姑娘多嗎？

波达培奇 您知道，少爷，說起来，一点也不錯，怎么会沒有姑娘呢！院子里也有，奴婢里头也有；可是，應該說，咱們家对于这种事是管得很严的。咱們太太，因为她的生活很严肃，又敬神，所以特別注意这种事情。現在就拿这件事來說吧：她一定要亲自把她喜欢的养女和丫头嫁出去。要是誰叫她看中了，她就

① 客气——闊气的誤讀。——譯者注。

要把个姑娘嫁誰，甚至还給嫁妝，当然不多——这是用不着說的。咱們家里經常养着两三个养女。她从人家家里領个小姑娘来，把她养大了，一到十七八岁，沒有二話可說，就把她嫁給文书，或是城里的市民，这要看她的高兴，有时候也会嫁給貴族。是的，少爷，是的！可是，这些养女过的是什么日子啊，少爷！真惨！

里昂尼德 怎么办呢？

波达培奇 可厉害哪。太太說：“我給你找到了未婚夫，好，”說，“某月某日办喜事。”这就完了；那就誰也不敢多說了！她叫你嫁誰，你就得嫁誰。所以，少爷，我是这么想：誰愿意看見自己教养出来的人不听话呢。可是有时候，少爷，就难免有这样的事情：新娘子不喜欢新郎，新郎也不喜欢新娘子，于是太太就非常生气。甚至大发脾气。她曾打算把个养女嫁給城里小鋪掌柜的，可是他呢，是个粗人，想拒絕。“我不喜欢这个新娘子，”他說，“再說，我还没打算娶媳妇呢。”这一来，太太就馬上到市长和祭司长那儿去告他，結果，他們把这个傻瓜說服了。

里昂尼德 是嗎？

波达培奇 是的。甚至她有时在朋友家看見个姑娘，她也会馬上給她找丈夫。咱們太太是这么想的：她們都是傻瓜；要是現在不照看她們，她們就会白活一輩

子，沒有任何結果。少爺，真是這樣。有些人，因為愚蠢，甚至叫自己的姑娘躲着太太，免得被她看見；因為一訛她看見，那就完了。

里昂尼德 原來她對別人的姑娘也是這樣？

波達培奇 對別人的姑娘也是這樣。她對所有的人都表示關心。她的心好得使她擔心所有的人。要是做事情不問過她，她甚至會大发雷霆。可是你拿她關心她的養女的事來說，那簡直是件少有的事。她打扮她們，就象她們是她親生的女兒一樣。有時候還叫她們跟她在在一塊兒吃飯，而且什麼活兒也不訛她們干。“訛大伙瞧瞧，”太太說，“我的養女們是怎麼生活的；我想叫，”她說，“人人羨慕她們。”

里昂尼德 嗯，波達培奇，那很好呀。

波達培奇 在她們出嫁的時候，她教訓她們的話是多動人啊！“你們，”她說，“跟着我過的是富裕和奢華的生活，而且什麼事情也不干；現在你要嫁給窮人了，要過一輩子窮日子，要干活，要盡自己的責任。並且要忘記，”她說，“你在我這兒是怎麼生活的，因為我這麼做並不是為了你，我只不過為自己開心罷了，可是你絕不應該想這種生活，你要永遠記住自己的渺小，自己的出身。”她說得那麼動人，連自己都流淚了。

里昂尼德 嗯，那好極了。

波达培奇 少爷，我不知道怎么說好。真不懂为什么她們后来都对結婚生活感到厌倦，多半慢慢都瘦了。

里昂尼德 波达培奇，为什么会瘦呢？

波达培奇 要是她們瘦了，那准是她們不痛快。

里昂尼德 这就怪了。

波达培奇 她們的丈夫多半都是坏蛋。

里昂尼德 啊，原来这样！

波达培奇 誰都非常愿意娶咱們的养女，因为这么一来，馬上太太就成了他的保护人了。現在，假如她把养女嫁給了那些文书，那么那些丈夫們的生活就算有着落了；因为，要是法院里想把他赶出来，或是已經赶出来了的話，那他馬上就会到咱們太太这儿来訴苦，于是太太就替他出面，甚至去找省长。那么，这个文书就可以花天酒地、无所不为了；就誰也不用怕了；只有太太偶尔管教他或是偷窃过多的时候……

里昂尼德 你說說，波达培奇，姑娘們为什么躲着我？

波达培奇 怎么能不躲着呢？少爷，她們非躲着不可！

里昂尼德 为什么非躲着不可？

波达培奇 哼！为什么？因为您还年輕，所以太太照理就得看管着您；再說，她也看管着她們。

里昂尼德 看管，哈，哈，哈！

波达培奇 对了！这是真的！她說过。您是个孩子，簡直象鴿子一样，姑娘們呢，嚶，又傻。

沉默。

波达培奇 少爷，再说：按理您妈妈是应该严厉的，因为她是太太。您何必跟她计较呢！您的行动得合乎您的身份，象所有的少爷们那样。您不应当没有这种派头。您干吗要落在别人后头呢！这丢您的脸。

里昂尼德 不错，话是这么说，可我不善于跟姑娘们谈话。

波达培奇 您为什么要跟她们多谈呢！有什么可谈的呢？您跟她们有什么学问可谈呢？难道她们懂什么吗！照理说，您是主人，这就完了。

里昂尼德 （朝旁边看）谁在那儿？好象是娜佳。哦，波达培奇，她长得多漂亮！

波达培奇 她是我的亲戚，少爷，是我外甥女儿。她父亲还是去世的老爷放出去的哪；他在莫斯科的一家糖果店里干活。她母亲一死，太太就把她接了来，抚养她，并且很喜欢她。后来她父亲也死了，所以现在她成了孤儿。她是个好姑娘。

里昂尼德 她们好象往这儿来了。

波达培奇 嗯，让她们来好了。

加孚里洛芙娜和娜佳登场。

第三场

前场人物、加孚里洛芙娜和娜佳。

加孚里洛芙娜 好少爷，您好哇！

里昂尼德 （鞠躬）你好！

加孚里洛芙娜 怎么样，少爷，您在乡下大概闷得慌吧？

里昂尼德 不，还好。

加孚里洛芙娜 哟，怎么会不闷呢！瞧，我们这儿就象修道院似的，到处都有眼睛在监视着，而您呢，不用说，是个青年人——总该有点什么消遣才是，可是，不行。打野鸭子可不是顶开心的事！（笑。）

里昂尼德 （走近加孚里洛芙娜）是，是，加孚里洛芙娜。

娜佳 （对加孚里洛芙娜）咱们走吧！

加孚里洛芙娜 上哪儿去？这会儿，趁太太不在家，你正好和少爷说说笑笑。年轻人应该玩儿。少爷，她真是个聪明的姑娘！能说会道，什么都行。

娜佳 哪儿呀，有什么好的！

加孚里洛芙娜 可也没什么坏的！我年轻的时候，并没有躲着绅士老爷们，你瞧，他们也没吃掉我。也许他也不会咬着你。别扭扭捏捏的了，在这儿待会儿吧！我得去预备茶了！好少爷，再见！（退场。）

里昂尼德 您为什么不愿意跟我在一块儿待着呢？

波达培奇 您怎么啦，少爷，您跟她也叫“您”，就象她是一位小姐似的。

里昂尼德 你怕什么？

娜佳默不作声。

波达培奇 說呀，你干嗎不言語！我要走了，少爺，我得去換衣服侍候上茶了。（退場。）

第 四 場

里昂尼德和娜佳；莉查后上。

娜佳 当然，我是貧寒人家的姑娘，可是，我們也不愿意別人說我們的坏話。請您自己想想，象这样談过話以后，誰还会娶我呢？

里昂尼德 难道你要出嫁了嗎？

娜佳 是的。哪个姑娘不希望有出嫁的一天呢？

里昂尼德 你已經有未婚夫了？

娜佳 还没有呢。

里昂尼德 （羞怯地）要是你还没有未婚夫，那么，也許你爱上了什么人吧。

娜佳 您太爱打听了。不，我用不着撒謊，我沒爱上誰。

里昂尼德 （非常害臊地）爱我吧！

娜佳 心是强迫不了的。

里昂尼德 为什么？难道你不喜欢我嗎？

娜佳 不，您怎么会不让人喜欢呢！可是我配不上您！这談得上什么恋爱啊！明摆着要毀的。瞧，莉查跑来了——准是来找我的！再見。祝您幸福！

她退場。莉查登場。

莉查 少爷，請吧！您媽媽已經回来了。

里昂尼德 莉查！

莉查 （走过去）什么事？

里昂尼德 （抱住莉查；她乐得直打哆嗦）娜佳为什么不肯爱我？

莉查 （装腔作势）少爷，您以为怎么样呢！我們姑娘們，当然應該爱惜自己。

里昂尼德 怎么爱惜呢？

莉查 （望着他的臉笑）这是誰都知道的。您怎么跟孩子似的！

里昂尼德 （忧愁地）我現在該怎么办呢？我真不知道。她們都躲着我。

莉查 您可別泄气；好好儿去追求追求吧！我們的心又不是石头的。

里昂尼德 还要怎么样呢！我問过她；她說她不爱我。

莉查 唉，少爷呀，您真是個怪人！有誰直接去問姑娘爱不爱哪。就算是我們姐妹里头有人爱上了您，她也不会說的。

里昂尼德 为什么？

莉查 因为害臊嘛。少爷，您放了我吧！（掙脫出来）那个狠老婆子来了。

里昂尼德 吃过晚飯，等媽睡下的时候，到花园里来吧。

莉查 您真坏死了！

里昂尼德 請来吧。

莉查 嗯，回头看吧。

瓦西莉沙·別列格莉諾芙娜登場。

莉查 少爺，請去喝茶吧，您媽媽等着呢。

里昂尼德 好，馬上就來。

第五場

前場人物和瓦西莉沙·別列格莉諾芙娜。

瓦西莉沙·別列格莉諾芙娜 我瞧見了，我的朋友，我瞧見了。

莉查 有什麼可瞧的。（退場。）

里昂尼德 那麼，您瞧又怎麼樣呢？您想去告狀還是怎麼着？那我就說您撒謊。看他們更信誰的話：是您的還是我的？（做鬼臉，退場。）

瓦西莉沙·別列格莉諾芙娜 他們都這麼對待我。我受不了！我的整個心都痛了。在這個世界上我是個苦命的人。（狠狠地摘下一朵花，把葉子撕掉）我覺得：要是我有权力，那我就要這麼對付你們大伙兒！這麼對付你們！這麼對付你們！小鬼崽子，你等着吧。我會逮住你的。我的心都着了，着了，全着了。現在我要到太太面前去假笑，象個傻瓜似的！什麼日子啊！什麼日子啊！地獄里的犯人也受不到我在这个家里受的這種折磨。（退場。）

——幕落。